





日知錄卷之十五

陵

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左傳曰穀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書傳亦言桐宮湯墓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並言

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稱丘者楚昭王墓謂之昭丘

趙武靈王墓謂之靈丘而吳王闔閭之墓亦名虎丘蓋必

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無聞焉史記趙世家肅

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

孝文王葬壽陵始有稱陵者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言圖

陵有晉襄公之陵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宋施宿會稽志曰自先

秦古書帝王墓皆不稱陵而陵之名實自漢始非也



墓祭

太甲之書曰王祖桐宮居憂此古人廬墓之始曾子問宗

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

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

於墓而後祭於家此古人祭墓之始史記周本紀武王上

王墓地名也此緯記言古不墓祭宗子去在他國事之變

也將祭而為壇禮之權也秦與西戎宗廟之禮無聞而特

起寢殿於墓側見漢官儀宋書禮志漢氏諸陵皆有園

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漢之西京已崇此

禮叔孫通傳言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師古曰從高

冠游於高廟韋玄成傳言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

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衾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

四祠此皆承秦之制故後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

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而上陵之禮始興蔡邕記

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卽世始葬於此明

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

百寮就園陵而創焉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自官四姓親

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八

月飲酌禮亦如之雒陽諸陵皆以晦朔二十四氣伏臘及

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常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視陵所

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妝具貢禹奏言武帝取好

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皆以後宮女置於

園陵今杜陵有宮人數百外戚傳許后上疏有杜陵梁美

人又云成帝崩班婕妤充奉園陵苑因葬園中而張敞書

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俱良人無



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人不當罷翼奉亦言諸侯王園宜出其過制者是諸侯王園亦有之矣是以安帝尊母孝德皇元妃耿氏為甘陵大貴人桓帝尊母偃氏為博園貴人靈帝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皆以陵園為名程氏演繁露曰魏武置宮人銅雀臺令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陸機為文譏之不知其來有自矣而十七年正月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日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勿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傳之以為盛節故陵之崇廟之殺也禮之瀆敬之衰也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蔡邕以為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禮有煩而七廟之制遂廢不可省者始曲為之說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

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

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繼事為忠占不墓祭皆設於廟高

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殿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

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晉宣王

遺令子弟羣官並不得謁陵猶為近也宋書禮志晉宣帝

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傳謁祭陽陵一謁峻

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建武初元帝

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春同又率青而舉

非雜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

於是遂止以為水制晉書王導傳自漢魏已來羣臣不

拜山陵導以元帝睦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

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梁武帝後周明帝始皆謁陵唐太

宗立宗亦並行之唐書彭景直傳景龍末為太常博士時

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為恆式日唐開



元救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寢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埽禮蓋但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也五代會要言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其後襲而行之歐陽公五代史所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即謂此也而陵寢亦有衣冠續御之制杜子美橋陵詩宮女韓退之晚知曙祠官朝見星

豐陵行曰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蓋淡非之也若明代之制無車馬無宮人不起居不進奉亦庶幾得禮之中者與

古人於墓之禮但有奔喪去國二事記曰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于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又曰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束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又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

哭於宮而後之墓又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則不哭展墓而入魯昭公之孫于齊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吳延州來季子之於王僚也復命哭墓是則古人之至於墓皆有哭泣哀傷之事而祭者吉禮也無舍廟而之墓者也

孟子言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曲沃衛萬曰古人爲廟以依神無廬墓之事門人旣不得奉其廟祀而但廬於冢上以盡其情此亡於禮者之禮也漢以來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歟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祠堂歟是視其體魄及過其神也而惑者以此悖先王之禮偽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於



今而此風猶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嘗廬墓孔子封防既反而弟子後至古人豈有廬墓之事哉

史記孔子世家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

史言上冢者自

孔子留侯

二世冢始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

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夫禮教出於聖人之門豈有就冢而祭至鄉飲大射尤不可於冢上行之蓋孔子教於洙泗之間所葬之冢在講堂之後孔子既歿弟子即講堂而祀之且行飲射之禮太史公不達以為祭於冢也

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蘇武自匈奴還詔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是也有上冢而會宗

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樓護為諫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班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是也有上冢而太官為之供具者董賢為侍中駙馬都尉上冢有會輒大官為供是也有贈諡而賜之於墓者陰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諡興曰翼侯是也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者光武至湖陽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羣寮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賢人之墓者曹昭東征賦蘧氏在城之東南今民亦饗其丘墳

文選作尚水經注引此作

是也人情所趨遂成習俗其流之弊有如楊倫行喪於茶陵者矣有如趙宣葬親而不閉塋隧因居其中行服二



十餘年者矣

陳蕃傳

至乃市賈小民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

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禮教於斯大壞矣

招魂之葬於古未聞三輔黃圖言漢太上皇陵在櫟陽北

原在東者太上皇在西者昭靈后

高帝母起兵時死於小黃

則疑其始

於此矣晉東海王越柩為石勒所焚妃襄氏渡江欲招魂

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博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

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

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

室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

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義

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

唐高宗顯慶三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副總管蕭嗣業擒

阿史那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總章元年十月司空

李勣破高麗俘高藏男建男產等至京師獻於昭陵許敬

宗言古者軍凱旋則飲至於廟未聞獻於陵者然陛下

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此亦所謂自我作古者矣

唐時陵寢嘗有鷹犬之奉玄宗開元二年四月辛未詔曰

園陵之地衣冠所游凡厥有司罔不嚴事頃者別致鷹狗

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極多費損昔戒禽荒既非尋常所用

遠惟龍馭每以仁愛為心彼耕象而耘鳥且增哀慕豈飛

蒼而走黃更備畋獵有乖儀式無益崇嚴諸陵所有供奉

鷹狗等並宜卽停



天寶二年八月制曰禮祀者所以展誠敬之心薦新者所以串霜露之思自流火屆期商風改律載澆追遠戾物增懷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興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寢陵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感游衣於漢紀成獻報於禮文宣示庶寮令知朕意今關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其遺教也今俗乃用十月一日

○厚葬

晉書索綝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陵文帝霸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

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

陵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

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

此二陵謂霸杜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漢書王莽傳赤眉發掘園陵惟霸陵杜陵

完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

為飾而劉向諫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為後王之則然

攷之張湯傳則武帝之世已有盜發孝文園瘞錢者矣蓋

自春秋列國以來厚葬之俗雖以孝文之明達儉約且猶

不能盡除而史策所書未必皆為實錄也

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

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



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呂氏春秋節喪篇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

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

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

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

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

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

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

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種則此之謂重閉古之

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

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扣之拍讀曰掘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

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

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

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

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

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其爲乎死者慮

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

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

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蓋肝以求之抽字野

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

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



而況於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含珠口實也鱗施施玉於死者

之體若魚鱗也玩好貨寶鐘鼎壺盥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盥取其冷也輦馬衣被

戈劔不可勝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室椁也題湊復

累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

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

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

矣安死篇曰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

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

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瞬古人之瞬字

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

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

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壘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

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

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

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

聞見齊荆燕嘗亡矣齊湣王楚平王燕王噲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

皆亡矣作書之時秦初并三晉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

勝數上猶前也是故大墓無不扣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

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甌

者而逐之魏同史記蔡澤傳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肯

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於是乎

聚羣多之徒以溪山廣澤林藪扑擊過奪又視名丘大墓



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相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與造不擾民也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陵隰則同乎陵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扣東冢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冢被發也冢在城東齊未亡而莊公冢扣莊公名購僖公之因謂之東冢父在位六十四年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

父交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璠璣

收此季平子意如之喪也主人桓子斯也收斂也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

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言必發相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

以救過也

○前代陵墓

漢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魏安

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皇帝守冢二十

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師古曰卽信陵君也各五家令

視其冢復亡以與他事魏明帝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詔曰

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頽



童兒牧豎踐蹋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宋武帝永初元年閏月壬午朔詔曰晉世帝后及藩王諸陵守衛宜便置格其名賢先哲見優前代或立德著節或寧亂庇民墳墓未遠並宜灑埽主者具條以聞南齊明帝建武二年十月二月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況乃身經南面負宸宸居或功濟當時德章一世而塋壟穢穢封樹不脩豈直嗟淡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編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埏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脩理并增守衛梁武帝天監六年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八代徂遷

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寔遠宿草榛蕪望古遺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司勤加守護勿令細民侵毀作與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文選載任助為下禮謝脩卜忠貞墓啓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旁百步不得樵蘇踐藉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生民仁風盛德煥乎圖史誓曆數永終迹隨物變遂杳靄鞠為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敕所在諸有帝王墳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樵牧隋煬帝大業二年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海內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壘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



近十戶獨其雜役以供守視唐太宗唐玄宗天寶三載十

二月詔自古聖帝明王陵墓有頽毀者宜令管內量事脩

葺仍明立標記禁其樵采古人於異代山陵必為之脩護

若此陳書淳于量傳坐疏江陰王蕭季卿

宋熙寧中興利之臣建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

而唐之諸陵悉見芟削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宋史鄧小民

何識自上導之靡存愛樹之思但逐樵蘇之利吁非一朝

之故矣

金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七年二

月甲戌詔禁醫巫閭山遼代山陵樵采金史幹魯古陽

縣遼諸陵多在獨元之世祖縱楊璉真伽發宋曾樞攬宮

不問此自古所無之大變也元史楊璉真伽為江南釋教

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

寶錄洪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國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

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

有經兵燹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三年

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而有司之能留

意者鮮矣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

昭然為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尚書

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各不聽墾殖陳文帝天

嘉六年八月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

日中錄卷之十五



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祖魂江左肇  
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  
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摺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之而  
零落山丘變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  
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天祚光  
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脩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祀  
宋之封每車駕巡游眇瞻河雒之地故橋山之祀蘋藻弗  
虧驪山之墳松柏恆守惟威藩舊壘士子故塋掩殮未周  
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  
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  
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墳  
冢被發絕無後者可簡行脩治墓中樹木勿得樵采庶幽  
顯式暢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四年九月壬午詔曰欽若稽古緬想往冊英  
聲茂實志深褒尚始茲巡省眺矚中塗漢氏諸侯北阜斯  
託寂寥千載邈而無祀歷選列辟遺迹可觀良宰名卿清  
徽不滅宜令所司普加研訪爰自上古洎於隋室諸有明  
工聖帝盛德寵功定亂弭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  
顯行緯文經武致君利俗丘壟可識塋兆見在者各隨所  
在條錄申奏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爲之設祭若  
有毀壞卽宜脩補務令周盡以稱朕意是則不獨前代山  
陵卽士大夫之丘墓並爲封禁亦興王之一事可爲後法



者矣

○停喪

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鼠於是

已而停者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

晉書慕容

傳載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

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通生者猶

然況於既歿是以兖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所殺尸喪不

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論者嫌之

南史鄭鮮之傳鮮之議引揚臻七年不除喪二丁

餘年不齊高帝時烏程令顧昌立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

征尸骸不反而昌立宴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

清議

南齊書本紀

振武將軍丘冠先為休留茂所殺喪尸絕域

不可復尋世祖特敕其子雄方敢入仕

河南氏當江左偏

安之日而猶申此禁豈有死非戰場棺非異域而停久不

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為者哉晉書賀循傳為武康令

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回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舊

唐書顏真卿傳時有鄭延祚者

新書朔方令

母卒二十九年殯

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得數冊府元

龜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丙午敕曰古者立封樹之

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為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風化

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為無主或羈束於仕宦

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

因心非以厚葬為賢只以稱家為禮埽地而祭尚可以告



虞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  
絕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措紳人士當體茲懷應內  
外文武臣僚幕職州縣官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  
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  
得申舉解送而宋史王子詔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昂兄弟  
以不葬父母奪職並本傳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  
魯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措  
紳不許入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張櫻若爾岐采皇甫謐之名作篤終論其下篇曰葬之習  
於侈也於是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爲厚  
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  
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  
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二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  
得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  
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  
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  
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  
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  
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苟非  
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  
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  
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卽



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得反於寢進而不得

即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

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晏子春秋生者不得安命

之日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

蓄哀之日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

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孔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

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主喪者謂子為夫妻

為夫臣為君孫為祖父沒皆為喪主不得除也其餘謂期

以下至總也劉世明日眾子雖非喪主亦不得除張憑

從孔叢子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

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司馬

葬論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踰三年

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葬以為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

與未及三月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即吉矣何也喪之即

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為禮起於既葬送形而往迎精

而反故為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為而虞不虞則卒哭而

耐皆無所為而舉卒哭與耐不得舉又何為而可以練何

為而可以祥且禫故雖踰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

及三月而欲舉祥禫之禮行道之人弗忍矣喪服小記三

必再祭注云謂練祥也葬月虞明月練又明月祥劉世明

日禮虞而柱捐翦屏練而毀廬居聖室祥而席禫而味今

此虞及練祥雖為局促猶追償其事若在異月以斯其所

以可以除而弗除與斯其所以寧斂形還葬縣棺而封而必不敢為溢望奢求以至於久而不葬也與由是言之則



人子之未葬其親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反末代之澆風舉百王之墜制必有聖人起而行之者

陳可大曰以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總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喪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夫未葬之喪期已下至總之親且不得變葛而為之子者乃循葬畢之制而練而祥而禫是則今之人其無父母也久矣

魏劉仲武娶毋丘氏生子正舒正則及毋丘儉敗仲武出

其妻

司馬師夷儉三族故仲武出妻

更娶王氏生陶仲武為毋丘氏立別

舍而不告絕及毋丘氏卒正舒求祔葬陶不許正舒不釋

服訟於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綴絡數十年弗得以至死亡

宋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大明

考武帝時末

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

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光數合為粥不進鹽

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

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

守甚加矜重為營家壙

朱子采入小學善行篇

梁殷不佞為武康令

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

泣及陳高祖受禪起為戒昭將軍除婁令至是四兄不齊

始迎喪柩歸葬不佞居處禮節如始聞喪若此者又三年

唐歐陽通為中書舍人丁母憂以歲凶未葬四年居廬不



釋服冬月家人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撤之元孫瑾父喪停柩四載衣不解帶此數事可為不得已而停喪者之法

近年亦有一二知禮之士未克葬而不變服者而或且譏之曰夫飲酒食肉處內與夫人間之交際往來一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而實亡近於為名然則必并其文而去之而後為不近名邪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嗚呼夫習之難移久矣自非大賢中人之情鮮不動於外者聖人為之弁冕衣裳佩玉以教恭衰麻以教孝介冑以教武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釋衰麻則其悲哀之心

痛疾之意必有觸於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謂以故興物而為孝子仁人之一助也奚為其必去之也

今吳人喪除服則取冠衰

履杖焚之服終而未葬則藏之柩旁待葬而服既葬服以謝弔客而後除且焚此亦餼羊之猶存者矣詩曰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哀公問曰紳委

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為衰麻苴杖

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

家

後之議禮者必有

能擇於斯者矣

又攷實錄永樂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后喪再期皇太子

以母喪未葬禫後仍素服視事至几筵仍衰服八年七月

乙巳仁孝皇后忌日以未葬禮同大禫

十一年二月葬長陵夫天子

之子尚且行之而謂不可通於士庶人乎



後於殯埋之飾而民遂至於不葬其親豐於資送之儀而民遂至於不舉其女於是有反本尚質之思而老氏之書謂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亦過矣豈知召南之女迨其謂之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何至如鹽鐵論之云送死殯家遣女滿車齊武帝詔書之云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者乎馬融有言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其正俗之先務乎宋史孫覺傳知福州闕俗厚於昏喪其費無藝覺裁為中法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五元史于文傳傳為婺源知州婺源之俗男女昏聘後富則淪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即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月

而婚喪俱畢

○假葬

晉武帝太康中前太子洗馬郗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魏志曹真傳年十餘歲喪父時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假葬字始見於此三年即吉詔用為征東參軍論者以為不合禮鄭志曰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今人違離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闕矣可得除否荅曰葬者送親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偽反可以難禮乎

○改殯

古人改殯之禮必反於宮寢不拘即遠之制齊莊公以襄



二十五年為崔杼所弑葬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崔慶  
 既死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  
 杼于市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夫自郭  
 外之葬歷三年之久出而遷之路寢為之改殯不以宮廷  
 為忌不以兵死為嫌古人送往慎終之禮如此景公莊漢  
 和帝以梁貴人酷歿斂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宮追服喪  
 制蓋附身附棺之物人子所宜自盡若宋之高宗於梓宮  
 入境即承之以槨上以欺其先人下以欺其百官兆姓誠  
 千古之罪人矣

冊府元龜載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遣宗正少卿李瓊  
 往曹州簡行哀帝陵寢三年正月丙申敕曰朕顧惟寡德  
 獲嗣丕圖奉先之道常勤送往之誠靡怠爰自重興廟社  
 載展郊禋旋蕩滌於瑕疵復涵濡於慶澤益憂勞靜園曠  
 墜承祧御朽若驚涉川為懼由是推移歲月鬱滯情懷恭  
 念昭宗晏駕之辰少帝登遐之日咸罹魘毒遽殞龍顏委  
 冠劍於仇讎託山陵於梟獍靜惟規制豈叶度程存繪結  
 以彌淡固寢興而增惕虔思改卜式慰允懷宜令所刻別  
 選園陵備禮遷葬貴雪幽明之恨以申追慕之心凡百臣  
 寮體朕哀感雖有是命以年饑財不足而止

○火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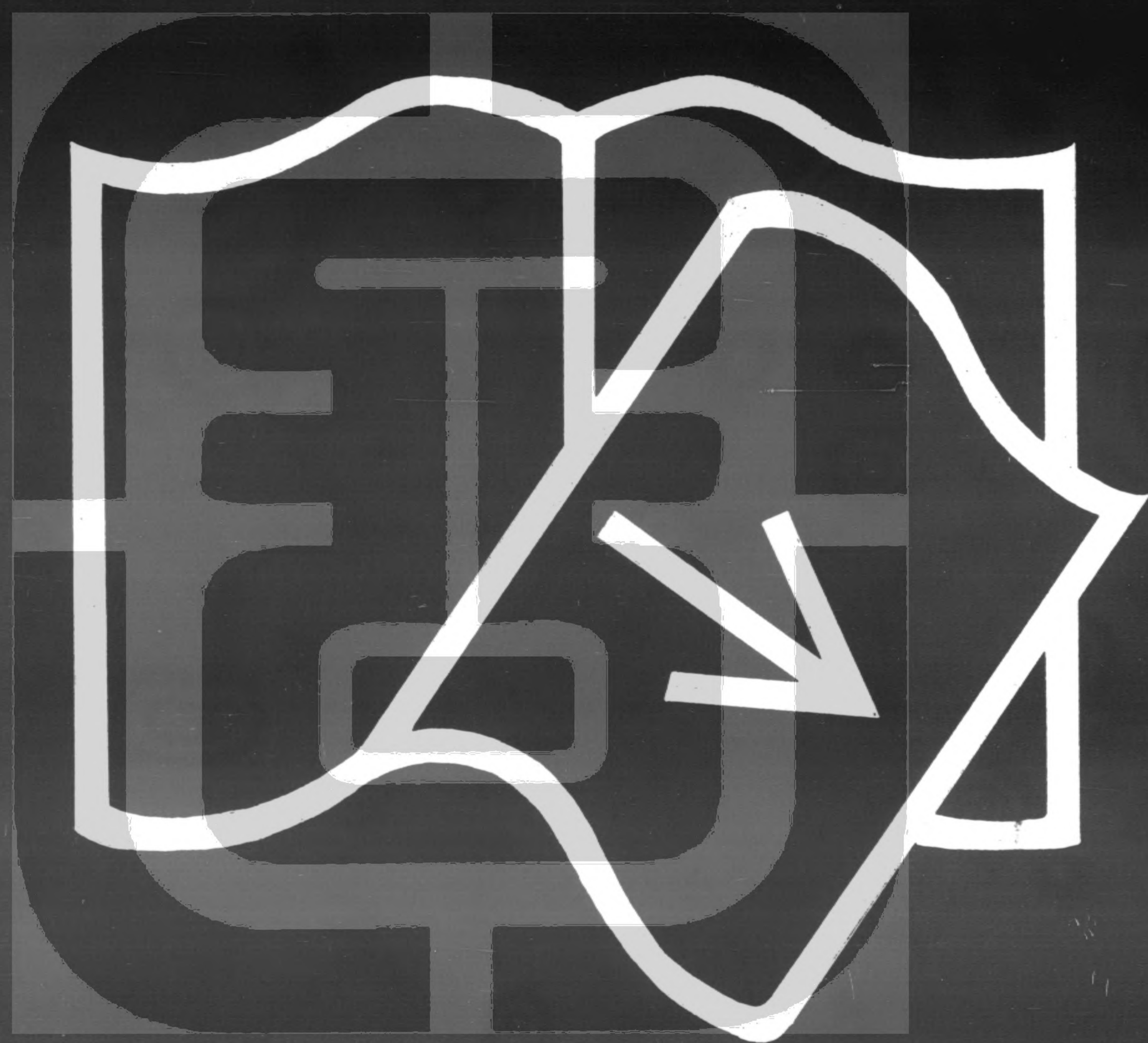
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宋史紹興二十七  
 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



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燕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閒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景定二年黃震爲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日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爲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罔利合城愚民悉爲所誘親死卽舉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發乃五月六日夜風雷驟至獨盡撤其所謂焚人之亭

而去之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其訴皇天震怒爲絕此根越明日據寺僧發覺陳狀爲之備申使府蓋亦幸此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行下本司勒令監造震竊謂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擗踊爲遷其親之尸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邪舉其尸而昇之火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紂爲炮烙之刑皆施之於生前未至戮之於死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必有殃旣葬焚煙徹於上或者天實災之然謂之殃則凶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麋之師子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尸猶有所不忍也衛侯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殆





原件短缺



自古以來所無之事田單守卽墨之孤邑積五年思出萬  
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故襲用其毒誤燕人掘齊墓燒死  
人齊人望之涕泣怒十倍而齊破燕矣然則焚其先人之  
尸爲子孫者所痛憤而不自愛其身故田單思之五年出  
此詭計以誤敵也尉佗在粵聞漢掘燒其先人家陸賈明  
其不然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燒王先人家耳舉至不可  
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爲之也尹齊爲淮揚都尉所誅甚多  
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說者謂其尸飛去夫欲  
燒其尸仇之深也欲燒之而尸亡是死而有靈猶知燒之  
可畏也漢廣川王去淫虐無道其姬昭信共殺幸姬王昭  
平王地餘及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昭平等乃掘其尸皆

以成俗謂宜每里給空地若干爲義冢以待貧民之葬除  
其租稅而更爲之嚴禁焚其親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禮教  
可興民俗可厚也嗚呼古人於服器之微猶不敢投之於  
火故於重也埋之於杖也斷而棄之況敢焚及於尸柩乎  
荼毗之教始於沙門塞外之風被於華夏辛有之適伊川  
其亦預見之矣爲國以禮後王其念之哉列子言秦之西  
有儀渠之國者  
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熏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  
孝子荀子言氏羌之民其倖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  
焚也蓋西羌  
之俗有之

宋以禮教立國而不能革火葬之俗於其亡也乃有楊璉  
真伽之事

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



○期功喪去官

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攷之於書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譙玄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實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又風俗通云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憂不行劉衡碑云為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邪相憂即日輕舉園令趙君碑云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則弟喪亦謂之憂也度尚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

園云劉衡碑作琅邪相及亡非憂字也从金石錄

園云高陽令楊著碑拜恩善

侯相遺從元沛相遺作遺為陽令誤

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重傳云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古人凡喪皆謂則謂之丁大憂見北史李彪傳王純碑云拜郎失妹寧歸遂釋印紱晉陶淵明作歸去來辭自序曰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晉嵇紹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之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者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為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而潘岳悼亡詩曰壘壘期月周戚戚彌相愍又曰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是則期

月周戚戚彌相愍又曰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是則期



喪既周然後就官之證今代之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令  
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爲伍況三代聖賢之列乎

晉書傅咸傳惠帝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  
而未下愷乃造太傅楊駿咸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  
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旨未下輒行造  
訥急諂媚之敬無爰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張輔傳  
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  
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劉隗傳世子文學王籍之  
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並奏之  
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  
周顥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

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  
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顥等知  
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從之謝安傳期喪不廢  
樂王坦之以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應以此

譏焉當日期功之喪朝廷猶以爲重是以上挂彈文下干

鄉議

史記魏其武安傳丞相語灌夫曰吾欲與仲孫過魏其笑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服謂期功之服是則漢時

有服不預宴會之證

舊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期大功喪未葬不

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  
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望  
申明令式禁斷唐時格令未墜前經今則有說齊衰而入  
大夫之門停殯宮而召親朋之會者至乃鬚踊方聞矜聲



日知錄 卷之十五  
已飾敗禮傷教日異歲深宜乎板蕩之哀甚於永嘉之世  
嗚呼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襄庭裕東觀奏記大中朝有前鄉貢進士楊仁瞻女弟出  
嫁前進士于瓌納函之日有期喪仁瞻不易其日憲司糾  
論貶康州參軍馳驛發遣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  
九月敕原州司馬聶嶼擢從班列委佐親賢不守條章彊  
買店宅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半年別成姻媾  
棄母動逾於千里不奉晨昏令本處賜死唐季五代之時  
其法猶重

冊府元龜唐薛膺爲左補闕弟齊臨陣爲飛矢所中卒膺  
聞難不及請告馳馬以赴與弟褒庠處喪如禮膺去左補  
闕庠去河南縣尉直弘文館與褒皆屏居外野布巾終喪  
蹈名教者推之

宋史王巖叟爲涇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養呂祖儉監明  
州倉將上會兄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  
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然  
史之所書亦寥寥矣

漢人有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

後漢書劉焉蜀並見於

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則朝廷固已許  
之矣其亦子貢築室於場二三子羣居則經之遺意也與  
總喪不得赴舉

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諸路貢舉人郭復等四十三百人



見於崇政殿時稹冒緦喪赴舉爲同輩所訟上命典謁詰  
之引服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係人並贖金殿一舉今  
制非三年之喪皆得赴舉故士彌躁進而風俗之厚不如  
昔人遠矣

○喪娶

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  
何以書譏何譏爾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  
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  
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  
年之內故云爾然則納幣猶譏而況於昏嫁乎唐高宗永  
徽中衡山公主將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旣公除合行吉

禮于志寧上疏言禮記曰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  
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春秋書魯莊公如齊  
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  
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  
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漢文前詔曰天下吏民  
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  
酒食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衰  
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惟  
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臨萬方  
理宜繼美義軒齊芳湯禹弘獎仁孝之日敦崇行教之狹  
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  
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豈非有國



之典本於天經地義故守禮之臣猶得引經而爭者哉  
晉書載記言石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在喪嫁娶時勅所部為國人  
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妻亡服內昏娶聽離  
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喪昏娶聽離法僭國罔朝猶然  
今人反不講此

實錄正統十三年四月楚王季淑奏弟大治王季瑛擇武  
昌護衛指揮同知翟政妹為妃昏期在邇不意叔崇陽王  
孟煒薨逝季瑛應持服未敢成昏上命禮部議言王於崇  
陽王當服期年緣崇陽王未薨之先君命已下節冊到日  
合令妃翟氏拜受候服滿成昏從之正月乙未遣承肅侯徐安等持節冊封王  
妃

天順三年十月庚戌瀋王佶焯奏父康王存日擇潞州民  
李剛女為弟永年王妃李磐為妹長平郡主儀賓已受封  
冊未及成昏而父王薨今父喪已越大祥陰陽書謂明年  
為弟妹婚不利乞允於今年擇日嫁娶禮部侍郎孫翰言  
三年之喪禮之大者服內成親律有明禁令瀋王與郡王  
郡主俱父喪未終乃惑於陰陽之說而欲廢此喪制乞行  
長史司啓王俾待服闋成禮上曰是長史不能輔導之罪  
也其命巡按御史執問如律

十月癸丑廣靈王遜焜薨癸酉敕靈丘王遜焜日所奏第  
四子第五子俱鎮國將軍并女臨城縣主俱已奏報欲於  
本年九月後成婚且爾兄初喪正哀戚不服之時乃欲為



男女成婚以廢大禮是豈所忍爲哉不允所奏  
憲廟大婚在天順八年之七月雖託之遺詔而士大夫多  
以爲非故南京禮部右侍郎章綸有請待來春之奏

衫帽八見

唐書李訓傳文宗召見訓以袞麓難入禁中令戎服號生  
山人宋史蔡挺傳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  
喪聽以衫帽入則唐宋有喪者不敢假公服也今人于謁  
官長輒易青黑與常人無異是又李訓之不如乎

○奔喪守制

記曰奔喪者自齊衰以下是古人於期功之喪無有不奔  
者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甲戌除期年奔喪之

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喪俱得奔赴至是  
吏部言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皆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  
制或一人連遭數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  
數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  
期服不許奔喪詔從之此出於一時權宜之政沿習以來  
至三百年遂以不奔喪守制爲禮法之當然而信死亡哀  
多見於搢紳之士矣

實錄又言二十七年四月署北平按察司事監察御史陳  
德文奏言嫁母劉氏卒乞奔喪許之德文四歲喪父家貧  
隨母嫁陳氏後年長歸宗至是其母卒時已除奔喪之制  
德文懇請甚至上特憐而許之是聖祖雖依吏部之奏而



仍通於人子之情固未嘗執一也

三代聖王教化之事其僅存於今日者惟服制而已喪亂

以來浸已廢墜竊謂父母之喪自非金革不得起復著之

國典人人所知其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喪並依洪武

初年之制許令解官奔赴姊妹妻子雖期喪不必解官服滿補職其他

雖持重服而不去官者唐制為婦子三年而不去官及大功以下喪

者京官許以素服朝參不預慶賀唐書王方慶傳見上○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丁亥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每當正旦及緣大禮應朝

官并六品清官並衣朱衣六品已下並許通著袴褶朔望日文武朝集使並服袴褶如有慘故準式不合著朱衣袴

褶者其日聽不入朝暢當傳入公門變服今期喪已下

慘制是也在外諸司素服治事公服之內仍用麻葛祭祀宴會俾佐貳攝

之未任之官無得謁邊生員但歲考不赴科舉庶人之家

不許嫁娶十五月禫後復故其有期功喪宴會作樂者官

員罷職士子黜退仍書之申明亭以示清議庶幾民德歸

厚若夤緣干請之風亦不待禁而衰止矣

洪武十一年二月廣西布政使臧哲以母喪去官上思之

特遣人賜光六十石鈔二十五錠自後凡官以父母喪去

職而家居者皆有賜焉十七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員丁憂

已在職五年廉勤無憾私過犯者照名私給半祿終制在

職三年者給三月全祿

### 丁憂交代

昔時見有司丁父母憂聞訃奔喪不出半月近議必令交

代方許離任至有欠庫未補服闋猶不得歸者是則錢糧



為重倫紀為輕既乖宰物之方復失使臣之禮其弊之由  
始於刻削太過蓋昔者錢糧掌於縣丞案牘掌於主簿稅  
課掌於大使余家有嘉靖年買地文契皆用稅課司印萬曆後用縣印為令者稽其要  
而無所與焉又皆俸足以贍其用而不取之庫藏故聞計  
過行無所留滯而亦不見有那移侵欠之事今則州縣之  
中錐刀之末上盡取之而大吏之誅求尤苦不給庫藏罄  
乏報以虛文至於近年天下無完庫矣即勒令交代亦不  
適應之以虛文徒滋不孝之官而無益於國計盈虛之數  
也嗚呼君人者亦知養廉為致孝之源乎

陶侃謂王貢曰杜弢為益州刺史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  
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遂來降而

弢敗走今日居官之輩大半皆如杜弢然如此之人作賊  
亦不能成也

史言梁高祖丁文皇帝

高祖父丹陽尹順之

憂時為齊隨王嶺西諮

議參軍在荆鎮髣髴奉問便投劔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前  
行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及居帝位立七廟月中再過每至  
展拜常涕泗滂沱哀動左右然則明王孝治天下而不遺  
小國之臣必有使之各盡其情者矣

洪武八年八月戊辰詔百官聞父母喪者不待報許即去  
官時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聞  
父母之喪必待移文原籍審覈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臣竊  
以為中外官吏去鄉或一二千里或且萬里及其文移往



復近者彌月遠者半年使爲人子者銜哀待報比還家則  
殯葬已畢豈惟莫覩父母形體雖棺柩亦有不及見者揆  
之子情深可憐憫臣請自今官吏若遇親喪許令其家屬  
陳於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赴然後覈實庶人子得盡送終  
之禮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上然之故有是命

○武官丁憂

晉書言姚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險要之所皆聽  
奔赴及期乃從王役宋岳飛乞終母喪以張憲攝軍事步  
歸廬山元史言成宗詔軍官除邊遠出征其餘遇祖父母  
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然則今制武官不丁憂非一  
道同倫之義也國史言洪武二十八年蘭州衛指揮僉事  
徐遵等以父及祖母病卒奏乞扶柩歸葬鄉里廷議勿許  
上特可之豈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邪

居喪飲酒

唐憲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京兆府奏故法曹陸賡男慎  
餘與兄博文居喪衣華服過坊市飲酒食肉詔各決四十  
慎餘流循州博文遞歸本貫冊府元龜十二年四月辛丑駙馬

都尉于季友坐居嫡母喪與進上劉師服宴飲季友削官

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于頓以不能

訓子削階

舊唐書本紀

以禮坊民而法行於貴戚此唐室之所

以復振也

姚興時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



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  
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  
不敢見潛亂之國猶有此人

### 匿喪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憂大  
理寺斷流奉敕朕以允從人望嗣守帝圖政必究於化源  
道每先於德本貴持國法以正人倫孟昇身被儒冠職居  
賓幕比資籌畫以贊盤維而乃都昧操脩但貪榮祿匿母  
喪而不舉爲人子以何堪瀆汚時風敗傷名教五刑是重  
十惡難寬將復投荒無如去世可賜自盡其觀察使判官  
錄事參軍失於糾察各有嚴罰

### 國恤宴飲

春秋傳言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

衛大夫孫文子邑

聞鐘

聲焉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文子以戚叛

懼猶不足而

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

獻公卒未葬

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漢魏以下

有山陵未成而宴飲者漢書元后傳司隸校尉解光奏曲

陽侯王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山陵未成而宴飲故

掖庭女樂五官般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

敬不道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其兄子元免

爲庶人歸故郡魏書魏楷傳除祕書郎世守楷與

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是也有國之小節而宴飲



者晉書鍾雅傳拜尚書左丞奏言肅祖明皇帝棄背萬國  
尚未期月聖主縞素百寮慘愴尚書梅陶無大臣忠慕之  
節家庭侈靡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  
整王憲是也時穆后臨朝特原不問然百僚憚之有國忌而宴飲者舊唐書  
德宗紀貞元十二年五月丁巳駙馬都尉郭曖王士平及  
曖弟煦眩坐代宗忌日宴飲貶官歸第是也此皆故事之  
宜舉行者禮者君之大柄可聽其頽弛而不問乎

宋朝家法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過於  
前人者數事如人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一也外言不入  
于柩二也未及未命即立族子為皇嗣三也不殺大臣及  
言事官四也此皆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三三百  
餘年若其職官軍旅食貨之制冗濩無紀後之為國者並  
當取以為戒

日知錄卷之十五



